

橙小城◎著

如果把北京城写进我自己的故事，
是不是就可以一直拥有这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四 九 城

我们80年代的青春纪
胡同里最后的小说

长征出版社

四九城

橙小城 著

长征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九城 / 橙小城著. —北京:长征出版社,2008.8

ISBN 978-7-80204-428-9

I. 四… II. 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20942 号

书 名: 四九城

作 者: 橙小城

责任编辑: 刘 晶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特约策划: 陆 佰

装帧设计: 门乃婷装帧设计

出版发行: 长征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 邮编:100832

电 话: (010)6858678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80 元

ISBN 978-7-80204-428-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活该着	1
第二章 大肥肉	11
第三章 转不过弯	21
第四章 You rock my world	31
第五章 认真的	41
第六章 The bluest eyes in texas	55
第七章 就是不一样	69
第八章 牛掰了	85
第九章 三十儿晚上熬一宿	99
第十章 春暖之后是花开	109

第十一章	小宇宙大爆发	119
第十二章	夜不眠	133
第十三章	回过头才能想明白	143
第十四章	一片一片碎成块儿	153
第十五章	就是看看也满足了	163
第十六章	酒是穿肠的毒药	175
第十七章	老天爷请你发慈悲	187
第十八章	She'd never tell secretly	197
第十九章	抓住点儿什么	211
最末之章	Cross my heart	223

第一章 活该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活该不着活该不着

我不愿意管这叫缘分，
事实上我压根儿也不相信。
要非让我说，
就是“活该着”！
“活该着”你懂吧？
就是倒霉催的，
没有缘分那么美好。

每年暑假我都得把北京城逛个遍，这是我打小落下的毛病。因为这我妈不知道骂过多少回，倒不是骂我，主要是骂我爸，老说是他给我带野的，说没见过谁家丫头野成我这样的。这事也确实怪不着我，不过责任主要还真不是我爸，而是他爸——我爷爷。那时候我也就三四岁吧，我爸我妈都忙没空管我，我就归爷爷奶奶管。我爷爷是整个平安里出了名的小老头儿，岁数挺大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就是脾气倔。有一年夏天为了在院子里种地浇水，愣要从积水潭挖过来一条渠，幸亏警察叔叔及时制止，要不西四大街现如今非变西四大河，堵不了车光堵船了。这倔老头儿好讲古，找着工夫儿，就带着我满四九城转悠，那时候北京还没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高楼，满世界都是四合院和高门楼。我爷爷仗着早年间当过兵，碰见城门楼子他讲一段，路过西四牌坊他说一回，走到北新桥底下，还得伸头瞅瞅井底下压着的龙。满北京城的典故没他不知道的。

他最喜欢的就是早晨起来拎着鸟笼子满大街遛鸟，当时我家有俩特大个儿的鸟笼子，养着两对儿画眉鸟，每天老爷儿刚一露头，他就拿蓝布一罩，提溜着鸟笼子，叫上我就出门了。老北京遛鸟有个讲究，必须得拿蓝布包上鸟笼子，我爷爷说是怕把鸟晃悠晕了，可我老觉得那里头有没有鸟倒是挺值得怀疑。

遛鸟一般都起大早,放上鸟食,摆起笼子。北京的一天就从这儿开始了。

我就这么着天天满大街溜达,到如今那老头子仙逝我也没改了这毛病,没承想给我妈就落下了话柄,一天到晚说我“野”。

只有一次她肯定了我瞎转悠的作用,那是因为那天遇见了李景赫。其实这件事儿已经跟我出门转悠没关系了,因为我遇见他就是在我家门口。

我不愿意管这叫缘分,事实上我压根儿也不相信。要非让我说,就是“活该着”!“活该着”你懂吧?就是倒霉催的,没有缘分那么美好。

那时候我应该是6岁,那天到底是怎么过来的、都去了哪儿,我早就记不得了,只能记住那个小子头顶着火红的日头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撞到我怀里的剧痛,还有身后头追他的大胖子掀起的阵阵烟尘。后边我就记不清楚了,怎么听他哭着说那胖子非要推他进女厕所,怎么就起了那么一股气,怎么就抄起板砖给了那家伙一下,又是怎么被循着声出来的爹妈拉开——这全都是后来我妈告诉我的。

“你当时就是一二愣子,我眼瞅着你一把拽过赫儿顺手抄起板砖就给那小胖子来了一脆的。那叫一个神勇,真别说,你这孩子还挺仗义。要不是我们出去的及时,你非成岁数最小的少年犯不可。等拦住了你我再一看,哟,怎么有一这么俊的小姑娘啊?就是哭得忒惨了点儿。满脸都画花儿了。细一打听,原来是后院老李家的小小子。”

这是我妈的原话,她说得绘声绘色,可我一直都怀疑,她能看见整个过程吗?包括小赫儿泪奔而来的小身影?甚至包括我想把那胖子扔到黄浦江里的咬牙切齿?李景赫倒是矢口否认,他说他压根儿就没哭过。依我说那就纯属胡扯,从小到大每一次哭他现在都能翻脸不认账。可我分明就记得他站在我面前,低着头,白净的小手抹着眼泪,小肩膀一抽一抽的,低声说谁又把他往女厕所里推的委屈样子。要是我那件衣服没洗就成了,上面肯定还能找到他结成硬块的鼻涕嘎巴儿。

不过也不能怪别人,他当初那小模样谁要是能把他当小子我都怀疑这眼神。小小的个儿,比我还矮半头——虽然我现在长得不高,可当时我还是挺高

的。我妈说人分晚长早长，我很不幸地就归入了早长的那一类里头。小赫儿长得好看，真好看。最好看的是那双眼睛，噙着小眼泪，忽闪忽闪地瞧人。我估计当时我们这一家子就是这么给他瞧了去的。要不我爸怎么劈头盖脸就骂了那胖小子一顿？这辈子我就见他发过两回火，其中一回就是这个。我妈也一样，二话不说抱起小赫儿就往屋里走，大义凛然得跟红岩里的江姐一模样。您倒是问清楚怎么回事啊……

等到进了屋，我妈就完全又一样了，跟个流氓似的拿个湿毛巾笑嘻嘻地觊着脸往人家眼巴前凑，一边给他擦着脸一边连声地赞叹。

“你瞧瞧人家这孩子长的，就是好看！这眉毛这眼睛，哎哟哟，这细乎的皮肉哎！程筱你要是有人家长的一半漂亮，赶明儿这平安里就是你的天下了。你瞧人家这闺女！怪不得那小子追你，看上你了吧？”

这边话音还没落，那家伙小眼泪又刷地一下淌下来了。我妈这下可慌了神，哄了老半天也没见好，快快地站起身子，冲着我爸干瞪眼。

我妈一向都这样，没辙的时候就冲我爸瞪眼，好像那些祸全不是她闯的。李景赫很优秀地发扬了她的这种逃避主义精神，只不过把干瞪眼改成了忽闪大眼，把对象改成了我。

我爸本来是看笑话来的，到了这步田地自己也没主意，悄悄儿拿胳膊肘捅我。

“你过去瞧瞧。”

我瞅着自己胸前那一大摊眼泪鼻涕，皱着鼻子不动地儿。

“你都救了他了，你一说他肯定不好意思再哭。快去！”

真没见过这样的妈，眼瞅着把自己亲生孩子往前线上推，就是虎毒还知道不食子呢！这当妈的怎么就这么狠呢？

我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啊，我这可是新衣服呐，他再哭就没法要了。可看看我妈，干瞪着眼，再看看我爸，眼巴巴瞅着。算了，眼一闭心一横，什么坎也都过了。雄赳赳气昂昂就走到他面前去啦。

“你别哭了。”

他抬起低着的小脑袋，瞪着眼睛瞧我。然后伸过手一把抓住我衣角，竟然止住了哭声。

“行了吧，他不哭了啊。”我不动声色地装呢，心里头却结结实实地被镇住了。真邪了门了。

“你问他叫什么。”我妈直愣愣的连大气也不喘一个了，平时跟我扯脖子嚷嚷那大嗓门现在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你叫什么啊？”要不是怕我妈以后揍我，我还真不乐意问他。

“嗯嗯呜呜……”他哼哼唧唧跟蚊子似的那么一点小声儿，谁听得清楚啊？

“啊？你大声点！”我真有点不耐烦，费这半天工夫哄个破小孩儿，换谁谁能乐意啊？

他吭吭唧唧蘑菇了半天，终于挤出来一句整话——“我不是女孩儿”。大眼睛忽闪忽闪，脸上还抹了一道红。

“啊？你不是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之后就没再蹦过一个字，你问他叫什么啊，你住哪儿啊，爹妈是谁啊，他一律红着脸拿大眼睛忽闪忽闪瞧你。手里还忘不了拽紧我的衣角。

实在没辙我爸只好带着我和他一家一家地打听，就这么着闹腾了一晚上。我实在太累，累得连去了多少家都记不住了，就知道后来突然有一个胡子大叔远远儿地跑过来，一把抱住小赫儿。再后来我就在我爸怀里睡着了。至于他们都说了什么，我压根儿就没弄明白过。

这以后每天我一睁眼就能看见小赫儿怯生生地在我床边上站着，一开始我还纳闷他怎么天天能起这么早，后来才明白原来是被他爸送过来的，他爸太忙，顾不了他，让我家帮着看看。这可把我妈我爸乐坏了，磕巴儿没打就答应了，也没征求一下我的意见。

倒不是说我不会同意，他那小媳妇德行我还是挺喜欢的。我乐意陪着他玩儿。可陪他玩的主要是我啊，怎么也得让我显示一下主人家的威严不是。忒

瞧不起人。我当时只是觉得瞧不起人，可没料到会直接造成了我后来的悲惨命运。

刚认识的时候小赫儿还挺老实，特腼腆，见个生人都会脸红。我就以为他真是太老实，再加上老是一脸无辜的表情，我不得不成了他的保镖。时间长了才发现他比谁都坏，隐隐地就透出十年以后这副活宝样子来了。

李景赫他家不富裕，他爸在博物馆里上班，他妈本来是和他爸一单位的，长得挺好看，我看过相片。前两年跟一个做生意的广东人跑了，听说走的时候开的是奔驰还是什么玩意儿，那时候谁知道奔驰是什么啊，有一破桑塔纳就牛得不得了，要说谁谁家是万元户，那就跟现在看李嘉诚差不多。那时候的人，哪儿想得到世界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样啊。满世界的胡同都看不着了，全变成灰了吧唧的大楼，甭管什么时候都是乌泱乌泱的人脑袋，去逛一回商场跟打一场仗似的。再没有光着膀子蹲胡同口“吸溜吸溜”吃炸酱面就黄瓜的小伙子，也没了早晨起来拎俩鸟笼子遛鸟的老大爷。我想再翻过别人家院墙偷俩红石榴的机会都没有了。

小赫儿对此也是万分的歉疚，他说等他长到能翻墙了，墙都没了。可谁不是啊，好多的事儿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实在干不了，等到岁数大了，能干了，那些东西早就没影了。

妈的！想起石榴我这气就不打一处来。我说我跟李景赫就是活该着你还不信，我这就叫倒霉催的。哼，别着急，这事儿以后咱们再说。

遇见他的第二天，他爸就趁着大清早儿把他送到我们家，千恩万谢地上班去了。我迷了迷糊一睁眼，见他就站旁边冲着我乐，我一下晕了。

“你还没找着家呐？”

“昨天就找着了，今天我爸又把我送来了。”他红着脸还是那副小媳妇样儿。我忍不住就上前捏了一把，他倒不躲不闪，就拿大眼睛瞅着我。我心里一阵紧，估计就是犯罪感。赶紧套上衣服从被窝钻出来。正好我妈一掀门帘进了屋。

“程筱，从今天开始你就陪着咱们赫儿玩啊。不许欺负他，要不我可对你

下狠手啊！我没逗你！”啊呸，还你们家小赫儿！他算你们家的，那我算谁家的啊？可我再不满也就只能忍着扛着，背地里头说一句“算我点儿背！”。

从小我妈就疼李景赫，比疼她闺女我还胜一筹，好吃的好玩的都给了他，因为他生日比我小七天，我妈就说我是当姐姐的，什么都得让着他。饶着我是心胸宽大，毕竟没怎么跟他争抢，顶多就是捏他脸。谁让他是天生地讨人喜欢。

要说到讨人喜欢，那谁也比不上李景赫。不被欺负的时候老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儿，小嘴“叭叭”地叫人叫得可甜，再加上长得那小模样，谁见了都是皮酥肉软。但凡他要的东西没有拿不着的。不像我从小到大都是活阎王脱胎，一点儿笑模样没有，说句话也跟吃了枪药似的，再加上脾气暴，一点就着，不炸完了肚子里那点儿火药绝不算完。大院里头没人拿我吓唬小孩。

我妈老说也就是小赫儿还能跟我，换了别人，不用我自己跳，早把我塞破麻袋里沉了黄浦江了——我动不动就要跳黄浦江是跟我妈学的，她就刚结婚的时候跟我爸去了一回上海，回来就认定黄浦江是她见过最大的河。听听，人家都叫黄浦江了，她还非叫大河。后来只要一跟我爸吵架，准保就要气得去跳黄浦江，说是让我爸连尸首都见不着。

其实我就觉得我脾气完全随我妈，小时候见天儿和我妈在大院里头赛跑，我在前头跑，她在后边追，一边追还一边骂，手里拎着家伙什儿，炒菜铲子扫地笤帚什么的。气势汹汹想要把我大卸八块。多半是因为我气着她了，可是鬼才知道我怎么气了她。

一般这情况谁也不敢上前，都知道我妈的脾气，谁去了一准能捎上，所以就只好去叫小赫儿。我妈跟谁都能瞪眼就是跟他没辙，她老念叨着小赫儿没妈，怪可怜的，他爸又忙，老上夜班，邻里街坊的能帮着就帮着。后来小赫儿简直成了我们家二丫头，十天有九天待在我们家，直到几年后他爸又给他找了个后妈。

他这后妈挺好，人老实脾气又好，还跟他爸是一个单位的，对小赫儿照顾得比我妈周到。从那时候起他就再没到我家住过，不过他还是哭着找过

我一回。

那时候都上好几年级了，具体的你别问我，我可记不住。就知道那天挺热的，我睡中午觉睡得太死，没和他一块儿玩，他一个人从后海游泳回来，谁承想到新街口遇见了流氓。

我知道全中国有好多个新街口，南京北京全都有，就连青岛也有那么一个。可只有在北京你才能看得见这样的一个新街口，这么一个乱七八糟可绝对不稀里糊涂的新街口。按照西城区人民政府的规划，这里应该是一个东西短、南北长的长方形地界。管辖区域东起新街口南、北大街、西四北大街与什刹海街道为邻；西至西直门南、北大街、阜成门北大街与展览路街道相接；南起阜成门内大街与金融街街道接壤；北至二环路西段经德胜门西大街与海淀区隔河相望。

沿着这条街到处都是小平房，沿着新街口大街一直排到了西四大街，紧挨着的就是好几栋大高楼了，全都是大商场。就是这些面朝着大街的小平房一个一个的都做起了小本买卖，沿着这条街一走，吃喝玩乐、坑蒙拐骗全都齐了。站在二环路上往下一瞧，那股热闹劲儿放到别处哪儿都瞧不见。

我说得一点儿不夸张，新街口从我小时候到后来，都是靠着那么一股子热气腾腾的乱乎劲儿称霸了整个北京城的。你满京城溜达去吧，热闹的地方真不少，人多的地方更是多，可想找一个满街道冒着热气儿的地方，就只有新街口这么一个了。

那几个小流氓就是趁着这股子乱乎劲儿从新街口的小胡同里跑了出来，把他当成漂亮小姑娘，拉着非要亲一口。你别说，他还真够可以的，撒丫子就跑，愣是一口气从新街口跑到平安里，虽然不太远，可对那时候的我来说……我估计是真吓坏了。

多亏他那小短腿儿能跑，一气儿跑到我家就“咣咣”砸窗户，我睁眼看见他身后边贼眉鼠眼那几个浑小子，一长身就冲了出去，然后打得很惨。

我是指我自己被打得很惨。

那帮人确实挺能打，一共仨人，拳头鞋底一通招呼，我真是毫无招架之力

啊。我躺在地上光听见小赫儿呜呜的哭声，一个劲儿想站起来却怎么翻身也站不起来。这帮人打了我一顿就四散奔逃了，只剩下小赫儿在我旁边哭哭啼啼，什么话也没说，就低着头拿衣服袖子擦我脸上的血。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丢人现眼呐。打从那回开始，他就再也没哭着找过我。那是最后一回我护着他，至少没让流氓占了他便宜，我也算得上欣慰一回。

第二章 大肥肉

五千块钱的学费，他再要个什么？

小胖子把头歪了歪。

袁淑芬把脸扭开了。

我就是被他咬在嘴里的那块肥猪肉，
不把我掰开喽揉碎喽再嚼吧嚼吧咽到肚子里
打一个震天响的嗝儿，
他这辈子都没法满意。